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情报监视侦察

经过阿、伊两场战争，美国空军的情报、监视、侦察（ISR 或情监侦）能力突飞猛进。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空军是在绝对空中优势下开展作战，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下一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然成形，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将是位于战争频谱之高端的另一种作战环境。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A2/AD”（反介入/区域拒止），就是美国战略家们为描述此类作战环境而创造的词。和这个词相应，美军还经常使用 contested（对抗环境）、non-permissive（阻入环境）、operationally limited（行动受限环境）等词。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在今年5月的一份文件中更言简意赅地将“A2”定义为“阻碍向战区运动”，将“AD”定义为“阻碍在战区内机动”。美国空军已开始从各个方面针对新作战环境进行调整，全球一体化情监侦作为空军13项核心职能之一（原为12项，最近将“教育训练”也列为核心职能），也必将面临重大挑战。下一场高端战争甚至还未浮出地平线，然而惯于超视距作战的美国空军，已经在认真思考情监侦作战面向未来的转型，如以下几篇文章所示。

决策优势是美国保持其他所有优势的关键，而先机决策能力必须以情监侦能力为保障。“美国空军情监侦保障国家决策优势”一文指出，美国空军作为国家情监侦的主力军，虽已构建全球情监侦网络，积累了多年的全球分布作战运作经验，但现在迫切需要开发在A2/AD环境下的情监侦能力，发展天空/太空/网空情监侦一体化，推动跨军种跨盟国跨部门信息互通互动，以及全面实现全域全源情报融合。

十多年征战，空天网一体，美国空军的情监侦作战已入化境，占据着强大信息优势（以及情报优势），为国家先机决策能力提供保障。然而随着战争节奏变化、预算收紧、以及国防战略向太平洋再平衡，新形势表明空军情监侦能力已经面临拐点，或者说“极限点”。美国空军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极限点的来临，空军部长因此指示对空军情监侦现状和需求进行全面摸底。“空军情监侦能力面临极限点”一文介绍这次摸底调研所产生的《空军情监侦2011年综合调研报告》，以及空军部长在此调研报告基础上布置的七项任务。

情监侦能力发展的拐点，在时机上正与美国启动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吻合。美国的战略转变，对空军情监侦部队影响重大。这支部队经过阿、伊战争，培养出强大的战术情报能力。但是太平洋战区所需要的，将首先是战略情报。“**无人机载情监侦：重战略还是重战术，抑或两者兼顾？**”通过回顾和分析韩战、越战，及整个冷战时期的无人机载情监侦的发展及变化，表达了空军界对这支部队重归战略情报使命的普遍担忧。

情监侦作战能力由情报搜集能力和情报分析能力组成。“**发挥自动分析法潜力的关键在于装备人脑**”一文认为，美国空军对情报搜集能力的建设卓有成效，迄今部署375架各类情监侦飞机，海量数据源源涌入；然而对分析能力的建设严重滞后。空军虽然开始投资于数据分析自动化建设，但忽视了分析能力缺口中的另一个关键：人力素质的缺陷。文章认为空军在投资决策中必须关注两者的平衡，尤其是应投资于情报员的技术培养，以真正跟上情报分析自动化的发展。

对美军而言，A2/AD环境中的一项重大威胁是弹道导弹。作为应对，美国导弹防御局一直在发展海陆空立体导弹防御体系。“**以弹道导弹防御新方式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精确制**

导武器的威胁”一文指出，导弹防御局不恰当地只重视基于 SM-3 的武器系统，此武器主要对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实施飞行中段拦截，其假设是来袭导弹可能带诱饵但不做机动。作者根据中国一些论文认为，来袭导弹很可能在助推段之后采用后续机动改变弹道，能有效规避中段拦截弹，但对专打助推段导弹的敏捷拦截弹的影响微不足道，故而空军提议的“机载拦截武器层”可以有效地对付这些机动威胁。这同一位作者曾在本刊 2011 年冬季刊发表“美国应研发能建立信心的导弹防御系统”一文，与本文连贯。

任务式指挥是美军近期热论的又一个话题，本刊 2012 年冬季版曾登数篇讨论文章（当时把 Mission Command 译成任务指挥权）。所谓任务式指挥，大致接近于我们常说的宏观指挥。美军诸军种，因各自的作战领域、能力、平台、资源等互不相同，因此在指挥控制的运用上难以取得共识。尤其是陆军倡导任务式指挥，空军强调集中控制分散执行。邓普西将军担任参联会主席后，在 2012 年 4 月发表《任务式指挥》白皮书，强调任务式指挥的必要性，以及所有军种和联合部队“确保任务式指挥成为我们专业武装部队的共同属性”的重要性。本期“空军战士和任务式指挥”一文进一步解说诸军种对“任务式指挥”的认同和分歧，作者建议空军“接受参联会主席的任务式指挥思想，同时继续倡导并维护空军的集中控制分散执行原则的主导地位。”显然，空军长期坚持的 C2 做法正受到强大挑战。

美国空军当前规划的未来兵力结构是以 1700 多架 F-35 为中坚力量。“根据新国防优先调整兵力结构，建设一支长短期兼顾的空军部队”一文批评这种兵力结构不符合未来作战环境和向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设计，有人驾驶战斗机因为航程不够远，必须在敌人导弹威胁圈内作战，且必须依靠同处于威胁圈内的加油机、前进基地及油料供应设施。文章提出一种以 2000 架飞机构成的新兵力结构，其中有人战斗机、中程无人作战飞机和远程人驾/遥驾双工型轰炸机各占三分之一，且其中三分之二飞机采用无人化/自主化操纵。文章认为兵力结构调整宜尽早开始，免得未来被迫调头代价更大。

美国政界要求国防部改革采购体系的呼声可谓紧锣密鼓，2012 年夏季，国防商务委员会再次认定，国防采购系统已经失灵。美国空军的采购结构和国防部一样，呈需求—预算—采购的三位一体“A”字形流程。“优化项目规划、项目制定、项目采购三环相扣的流程”一文认为，空军采购决策多次失误，问题在于这三个流程各以自己的局部思维检视各种选择方案，因此需要设定一个共同的衡量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能否使价值（定义为按成本计算的利益）最大化。该文据此提出一个以价值驱动的分析方法，认为采用此法才能生成各种有效的、有充分的利益和成本交换空间的选择方案，利于空军决策层做出正确选择。

美国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美国空军和海军推动下，正式提出必须开发对抗 A2/AD 的手段，探索削弱对手 A2/AD 能力的未来作战概念，确保在反介入作战环境中威慑并击败对手。其他军种旋即加入讨论，遂在参联会主导下将空海一体战概念“升级”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进一步，国防部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在 2013 年 5 月发表解释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作战介入的权威文件《空海一体战：军种协作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挑战》。“棋势在中腹——‘空海一体战’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一文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概念形成以来的各次重大发展。作者从“空海一体战”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成形和辩论演进过程等出发，力图厘清该概念的轮廓和本质，然后对“空海一体战”面临的未来挑战进行分析，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给出建议。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